

围炉烤火

■喻雪金

暮色四合，炊烟从鳞次栉比的屋顶袅袅升起，在渐浓的夜色里洩成淡紫色，把整个村庄烘得暖融融的。晚饭后，我踏着月色朝喜叔家走去。远远地，便能看见喜叔家的窗格里透出蜜色的光。我一天奔波累积下的冷与乏，便都在这暖光里一丝丝地蒸发、融化。

推开那扇被烟火气浸润得黑亮的木门，一股混合着柴烟、茶香与橘皮焦香的热浪便扑面而来。炉火正旺，红光跃动，映着围坐在火炉边的五六张熟悉的面孔。火苗不停地舔着火塘上方吊着的铝壶，壶里的“嘶嘶”声起伏。

火炉砖上照例放着装有瓜子、花生和橘子的果盘。每个人跟前的火炉砖上，都有一杯茶。粗瓷杯上，热气袅袅。

喜叔的儿媳春梅坐在靠门的椅子上，那是喜叔老伴喜婶生前常坐的位置。见我进来，春梅忙起身张罗着搬椅子倒茶。火光将她忙碌的身影投在墙上，竟与记忆中喜婶的影子，有了一瞬的重叠。我的记忆，如那铝壶的壶嘴冒出的热气，氤氲升腾起来。

喜婶喜欢坐在靠门的位置，那位置不算最暖和，时不时还有冷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可她就是认准了那儿。来的次数多了，我慢慢明白，她坐在那儿，能最先看到进门的人。门轴一响，她那温和的笑脸便迎了

上来，热情扑面。

喜婶做的芝麻菊花茶是村里出了名的。芝麻是自家种的，加盐炒得恰到好处。菊花是在秋阳下仔细翻晒的，还留着阳光的味道。她将这两样宝贝一层层铺在玻璃瓶里，压得实实的。拧开瓶盖，一股醇厚的暖香便逸散开来。滚水冲下去，芝麻与菊花在杯中舒卷、沉浮。金黄色的汤水里，焦香、花香与一丝若有若无的草木清气不停在鼻翼下打转，茶杯里开出一朵朵娇嫩无比的小花来。一杯在手，先暖了心，再啜一口，那暖意将冬夜的瑟缩冷峻都驱散殆尽。

除了准备花生，喜婶还烧橘子给我们吃。她说烧后的橘子吃了不上火。她弯着腰用火钳在火塘里拨开一个小坑，将橘子稳稳地放进去，再轻轻覆上一层带火星的炉灰。不多时，一股浓郁的果香混着些焦糖的气息，窜了出来。喜婶用火钳小心地将烧好的橘子掏出来，在火炉砖上磕几下，抖落上面的火灰，再递到各人手中。稍凉后，剥开变得软塌塌、黑乎乎的皮，掰开一瓣橘子到嘴里，热烘烘的，甜滋滋的。

那样的夜晚，话题是散漫的。从今年的收成，到远方的儿女，到村庄里的陈年旧事。笑声在暖空气里轻轻碰撞，时间仿

佛也变得蓬松柔软起来。

大前年冬天，肝癌带走了喜婶。那个冬天，再去喜叔家时，炉火虽然还燃烧着，却总少了一些暖意。我以为，围炉烤火的温馨，已随着喜婶的离去，一并封存。

然而，乡村的日子，总有它的续篇。村庄里的产业发展渐渐形成规模，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回乡创业，其中也包括喜叔的儿子和儿媳。他们回乡接手了那片果园，还学着搞起了线上预约采摘，又栽了些桃李，并在果园里套种西瓜等，收入竟比在外务工还好。生活重新给喜叔家注入了喧腾的活力。

儿媳春梅是个很爽利的少妇，她招呼人时眼角眉梢上同样浮现毫无保留的热忱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她居然也学会了做芝麻菊花茶。她泡出的茶，滋味似乎更清冽些，但那妥帖的暖，却是一样的。

或许有一天，火塘会变成电炉，烤的果子也可能换作别的东西，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村庄还在，只要村人们还愿意在寒夜里推开门聚到一处，就会有一双双像喜婶、春梅那样的手，为你倒一杯沁人心脾的热茶。

炉火正红。屋外，是深沉的寒夜；屋内，这一团光和热，却明亮地、坚定地延续着，仿佛一幅古老而温暖的版画。

■游强进

寻梦龙虎山

知道龙虎山，还是少时看过的《水浒传》第一回写的“张天师祈禳瘟疫，洪太尉误走妖魔”。东汉中叶，正一道创始人张道陵在此炼丹，“丹成则龙虎现”，遂得名。趁着秋去冬来的档口，我们从南昌驱车往鹰潭，来到了这里。说也奇怪，一路上的颠簸与尘嚣，在踏入这山门的一刻，竟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抹去了。空气是润的，带着一种草木的、清冽的甜意。举目望去，那著名的泸溪河，便如一匹揉皱了的、青碧色的软缎，静静地、却又毫不停歇地，从山的深处流淌出来。水是那样的静，静得让你觉着它是不动的；只有那山峦与云影的倒影，在水里微微地、梦一般地漾漾着。

两岸的山，如屏风似的立着，是典型的丹霞地貌。大自然亿万年的鬼斧神工，将龙虎山雕琢成奇峰突出、秀拔开外的瑰丽风光。《水浒传》称其“远看磨盘乱云痕，近看平吞明月魄”，“恰似青黛染成千块玉，碧纱笼罩万堆烟”。经了千万年风雨的剥蚀，上面布满了纵横的裂纹与孔窍，像一张老人布满皱纹的脸，又像一卷无人能识的、天书般的文字。忽然想起陆放翁的句子来：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此情此景，虽无柳暗花明，但这山水的开合，幽明的变化，确也给人一种相似的、豁然开朗的喜悦与禅意。

开锁

走过街衢，在拐角僻静处，总能见到“开锁 配钥匙”的招牌。起初对这类招牌，也就是一扫而过，不太在意。后来因自身与其有过多次关联，再从这类门店经过，总会多看几眼，马上就会勾连一些与之相关的往事。

一次深夜，弟媳带侄儿去医院看病，因心慌着急，竟未带钥匙，回来之后开不了门。弟弟当时在外地采访，弟媳打电话告知我后，我当即去小区一家开锁店，店门已闭。我按门牌所留电话拨打，不一会儿，店主骑摩托车过来，带我一起去现场开锁。门很快打开了，免了心头之忧。

从那之后，我存下了小区周边三家开锁店的电话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前些年的农历大年初一，我与妻子出门逛街，我们都以为对方带了钥匙，到了家门口，才知钥匙落在家里。我赶紧翻开手机通讯录，给一位开锁店主打去电话。他稍有迟疑——毕竟是大年初一，但还是很快赶来

这龙虎山的山，与别处不同，少了些连绵逶迤的势，却多了一份孤峭奇崛的意。它们一座一座地，各自独立着，却又遥遥地呼应着，像一群沉默的、披着黛青色道袍的仙人，正凝神对弈，忘了岁月的流逝。那丹霞的赤红，是它们亘古不变的面色。这红色，在近午的日光下，是暖的，亮的，像一团团将熄未熄的、温和的炭火；而在清晨或薄暮，它又会泛出冷冽、沉郁的紫绛色来，又像是一面面古香古色的屏风。

龙虎山最奇的，是那临溪绝壁之上的悬棺了。那些棺木，静静地躺在高高的、人力几乎不可及的崖洞之中，像一个个巨大的、古老的谜语。那一个个黑洞，仿佛是一只只眼睛，深邃地、漠然地俯视着底下这一溪流水，一代代如我一般的过客。它们什么都知道，却什么也不说。这流动的碧水，这嬉游的鱼鸟，这开了又谢、谢了又开的山花，在它们眼中，怕也只是弹指一瞬的风景罢了。热闹属于岸上围观的人们，而它们只有永恒的沉默。唯有每天表演的崖墓仿古升棺，将这遥远过去的神奇又重现在游人的眼前。

龙虎山是道教祖庭。既来了，定要寻那上清古镇与天师府。古镇的街巷是窄的，脚下的石板路，被岁月磨得光润如玉，映着两旁木屋斑驳的影子。空气里飘着些艾草的香气，混着

了。虽然收费比平时高一些，这也可以理解。如果开不了锁，那只有继续在外晃悠，或住宾馆了，那将是一份特殊的“年味”了。

住家怕忘带钥匙，离开家后，出门在外，稍不留神，也可能会开不了车门。

妻子开车去几百里外的蒲纺探亲，因车有自动锁止功能，稍不留神，车钥匙被锁在车内，车门无法打开。无奈之际，她打电话告知我。正在我寻思该如何处置时，一位快递小哥朋友给我送件，他知道我的心思后，说：“别急，你将备用钥匙给我，我快速给你寄出，明天一早就可收到。”有朋友相帮，算是解决了开车门之忧。

房门与车门，闭锁与开锁，可算是纠缠我多次。有一次回老家通城，在取完后备箱的物品后，随手将钥匙丢在了后备箱，然后又随手关上了后备箱。第二天用车时，车钥匙遍寻不见，最后想到，可能锁在后备箱了。文友赶紧搜索县城能开车锁的联系电话，最后叫来了一位开锁人。见到舒躺

一种微微的、老房子特有的潮霉味儿，闻着便让人心安。这里的时光，仿佛是凝住了的，迟缓而悠长。坐在门口择菜的妇人，倚着墙根打盹的老人，他们的神情里，都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恬淡。这恬淡，与山水的幽静不同，是人间烟火的，是温存的。而天师府，果真是“麒麟殿上神仙客，龙虎山中宰相家”的气派。虽历经劫火，几度重修，那深深的庭院，森森的古木，依旧透着一股子庄严肃穆。穿行其间，香火的气息，丝丝缕缕，缠绕在梁柱之间。

将要与这座山告别，心里忽然满是离愁。这一日的盘桓，像饮了一杯清冽的、后劲却足的醇酒。龙虎山给我的，不只是一番眼目的愉悦，更是一种心神的浣洗。它的美，不在奇峰，不在怪石，甚至不在那玄妙的道，而在于这一种完整的、浑然的“静”与“古”。在这里，历史不是书本上枯燥的字句，也不是“道境酒店”里泸溪河鱼、上清豆腐的味蕾记忆，而是这崖壁上的悬棺，是天师府邸的碑刻，是这溪水中流淌不尽的、无声的故事。

从鹰潭返回咸宁的高铁上，人已倦极，闭了眼，心里却还是那青碧的溪水，赤红的山岩，掠过的竹筏和那高悬的棺木。它们交织在一起，成了一个沉甸甸的、青绿色的梦。这梦，怕是许久也醒不来了的。

■李御

在后备箱的车钥匙，让人哭笑不得：我在车旁着急忙慌，它却在车内静候观望。

前两天，“悲剧”重演：我清理完后备箱的杂物后，又将车钥匙留在了后备箱，又轻轻关上了后备箱。老家通城的剧情又一遍上演，我又打电话请开锁人，心中又是一番无法与人诉说的感叹。

我们常说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”。无论是房门、车门，还是别的什么门，缺了钥匙就打不开，就会急着找开锁的师傅。那一刻，对开锁人是充满感激的。

人都有不长记性的时候，开锁的欣喜过后，也许还会重蹈覆辙。这也难怪，人总是要经历过一次或几次类似的懊恼之后，才会留下深刻印象。由此说来，开锁也是“开心”——打开心的另一扇门，让带好钥匙这类生活小事，在纷繁冗杂的心中，留下小小的一席之地。

再次经过“开锁 配钥匙”的店面时，总让人会心一笑，心头一暖。

母亲是一条河

■周遂成

有人说，母亲是一条河。那么，我的母亲是一条永不干涸的河。在这条河里，承载着无尽的爱的源泉。

我的老家是江南一个偏远的小山区，四面环山，青山绿水，人杰地灵。当初，我家住在大山里，解放后才搬下山来，住在畈中央。家里只有一间泥巴房，日子过得很穷。母亲23岁嫁与父亲后，辛勤劳作，出集体工、上山下水、养鸡喂猪，昼夜不停，生活十分艰辛。小时候家里孩子多，全靠父母挣工分养家，经济十分拮据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有一年父亲把腰扭了，瘫痪在床好几年。母亲一人既要出集体工挣工分，还要照料父亲，照看抚养我们兄弟姐妹，家里的日子就更难了。听奶奶讲，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夭折了。原本六个兄弟姐妹，最后只剩下四个。母亲怕再失去我，对我格外关照：有一点好吃的，都先让我吃；有一点好穿的，都先让我穿。她千方百计让我们兄弟姐妹填饱肚子，红薯、南瓜、苦菜是我们的主粮。虽然一个月难得吃上一次荤，但母亲的关爱，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童年的温暖。

母亲对子女们的关心细腻而无微不至。我的初中是在离家大约七公里远的双碑中学读的，在校寄宿。学校每天晚上都要上晚自习，那时候还没有电，上自习全靠自制的煤油灯或蜡烛照明。我一个星期回家休息一天半，周五放学后步行回家，周日下午再赶去学校。每到周五，她总会等我回家后，做我最爱吃的饭菜——特意跑到五公里外的乡镇食品店称上一点肉为我加餐，还会为我准备好周日去学校要带的干菜、油盐米、苕丝、红薯、南瓜等。冬天老家特别冷，屋里的水缸、脸盆以及所有有水的地方都会结冰。我上床睡觉后，母亲总担心我被子没捂严夜里受冻，总会走到床边帮我捂紧被子，直到把我的被子完全捂严实了才离开。

1974年，我去了汀泗桥镇读高中，每半个月才回一次家。母亲为了让我安心读书，曾经步行十多公里，中途赶到学校给我送菜送米。现在仔细想想：“孩想娘，线样长；娘想孩，路样长。”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那时候没有电话、手机，母亲时常托在汀泗桥镇食品厂做糕点的大伯给我带口信，叮嘱我一定要听老师的话，好好读书。每到该回家的日子，母亲总会提前称好肉、买好鱼和鸡蛋等食材。为了让从外地读书回来的儿子能早点吃上她做的家常菜，母亲费尽了心思，操碎了心。

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，后来当上了人民教师。母亲总是叮嘱我：要好好工作，不要误人子弟；要诚实做人，用心做事。我从一名普通教师做起，因工作出色，先后担任过主任、校长、书记等职务，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党员。这一切，都离不开母亲的谆谆教导。

2015年冬月初五早上，母亲静静地合上了双眼，永远沉睡在时光里，享年89岁。母亲走了，带着对子女们深深的挂念，也留给我永远的遗憾。但母亲的爱，点点滴滴融入每一个平凡而琐碎的日子里，质朴、细腻……

在慈母去世十周年的日子里，我吟诗一首，以作纪念：庭萱驾鹤十年长，想见音容已渺茫。每念慈母伤肺腑，空怀哀恸痛肝肠。人间为母皆疼子，世上无儿能报娘。十年相思无处寄，清风吹泪落坟冈。